

生命，因阅读而精彩

◎侯国平(河南平顶山)

社区门口有个菜市场，很小，卖菜的不多，白天热闹一阵，傍晚就空无一人了。卖菜的都是附近的农民，没几天就混成熟人了。其中一个姓周的五十多岁，两口子打理一个小菜摊，他说年龄大了，不想外出打工，在家做个小生意，挣多挣少守着家，怪得劲。老周为人和气，见面总是笑着打招呼：吃了没？没事悠悠转转哩？叫人觉得就像一个楼里的邻居。

老周卖的菜鲜亮惹眼，黄瓜绿莹莹的，番茄红彤彤的，连大蒜也是白生生的。他说，货卖一张皮，拾掇干净了，自己看着也得劲，他不喜欢卖窝囊菜。

老周卖菜从不缺斤短两，多三两毛就舍掉不要了。他说，抬头不见低头见，靠缺斤少两玩秤头发不了财，弄那干啥。

熟了，买菜的时候就顺便聊上几句，知道老周是附近张庄的农民，种着三亩六分地，一儿一女一个在深圳一个在东莞打工。他说，如今地好种，有机械出力少了，就是不挣钱，除去种子、化肥、农药，能不赔本就是好的，但打的粮食多，吃不完。说着说着，老周就笑了，脸上洋溢着满满的幸福感。

老周念过高中，成绩还不错，当过班长，临高考父亲得重病去世了，这对他打击很大，结果成绩不理想，没考上大学，后来他就在家务农，外出打过工，北京、广州都去过，挣够了盖房子的钱，娶上媳妇就不出去了。他说，打工就像没根的浮萍，漂来漂去，心里空落落的，还是守着家踏实。

有一天，路过老周的菜摊，买了一把葱，付过钱，发现菜摊上放着一本书，顺口问，谁的书？老周说，我的。我又问，啥书？老周答，三国演义。我立马感叹起来，阅读真的是无处不在，它可以在庙堂之上，也可以在草席之间，难道还能一边卖菜一边读书吗？老周说，不忙的时候，半天没一个人买菜，就抽空看上几眼。

我立马和老周聊起了三国演义，我问他，你喜欢书中的哪一个人物？老周不假思索说赵云。他说，赵云武艺高强，本领不比关羽、张飞差，尤其是长坂坡一仗，在百万曹军中左冲右突，无人能挡。救了阿斗，确保了刘备的革命事业后继有人，立下了大功，但赵云从不居功自傲，也不争名夺利。张飞脾气暴躁，动不动就抬手打人，暴力得很，从不把手下人放在眼里；关羽更是骄傲得很，到处讲一些不利于团结的话，今天说黄忠不行，明天说马超没啥了不起，更不把孙权当回事，但赵云却和这二人相处融洽，和和睦睦，足见赵云的为人很好。

听着老周滔滔不绝地评价，我有些神情恍惚了。见他两手指指点点，怎么看也不像一个小菜贩，倒像一个端坐帐中的大将军，眼前的黄瓜呀、豆角呀、白菜呀、萝卜呀，就像排列成阵、呼之即来的兵将。分外神气，叫人肃然起敬。

阅读真的可以让一个人仙气起来。凯勒说，一本书，就像一艘船，带领我们从狭隘的地方，驶向无限广阔的海洋。你可以守着一个小菜摊，每天一棵葱、两头蒜地和人斤斤计较，但你只要爱上阅读，你就是一个面朝大海、春暖花开的人。

想想这些年，为了柴米油盐而奔波，总是抱怨工作忙，总是借口没时间，我已经有好几年没有认真读过书了。读书的快乐只停留在年少时的回忆里，读书的欲望也逐渐被柴米油盐淹没。看着眼前这位阅读甚欢的小菜贩，一种惭愧之情，油然而生。

每当路过门口的小菜市，都要看一眼那位快乐的小菜贩，心里不由自主地叹一声，生命，因阅读而精彩。



宋代喝公酒会惹罪

◎郭时民(上海浦东)

古代文人多爱喝酒，而且酒量很大，北宋诗人、书法家苏舜钦也不例外。他就是个不小心喝掉自己前程的人。

据《宋史·文苑传·苏舜钦传》载，庆历四年(1044年)，苏舜钦出任监进奏院。进奏院是藩镇的驻京办事机构。一次进奏院祭神之后，按照惯例，苏舜钦与刘巽把公家的废纸卖了，将所得的“公钱”用来买酒招待王洙、王益柔、梅尧臣等官员，还招来乐伎弹唱。用公家废纸换钱喝酒，看起来不是什么大事，但在有心人眼里就是大事。这个人就是苏舜钦的岳父——宰相杜衍的对手御史中丞王拱辰。王拱辰指使手下人弹劾苏舜钦及刘巽，朝廷以“自盗”的罪名革去了二人官职。因参加这次聚会而被赶出京城的知名人士有10多人。

需要说明的是，苏舜钦并不完全用公款喝酒。因为废纸所换之钱不足以抵充饭局之资，苏舜钦自掏银子十两，并要求聚餐者也象征性地出点份子钱，以避公款之嫌，没想到还是惹来了意想不到的麻烦。

对这样的处分，也有人为苏舜钦求情，认为过于严格了。王辟之《渑水燕谈录》就此事在京城造成的影响写道：一时间，“都下为之纷骇”。韩琦对宋仁宗说，苏舜钦不过“一醉饱之过”，给一

个较轻的处分就可以了；革去其官职，不至于有这么大的罪过吧。但是没用，苏舜钦还是被“一棍子打死”。

苏舜钦被革职后离开开封，于苏州修建沧浪亭，隐居不仕，庆历八年(1048年)复官为湖州长史，未及赴任即病逝。卒时年仅四十一岁。

宋代王銍《燕翼诒谋录》一书还记载了公酒私用犯罪的其他事例：宋初定下规矩，州郡官库贮存的公酒，专门用来馈送往来的官员与上任、罢任的官员，供他们换成银钱，充作旅费。官员们若要讲“睦邻之好”，拿公酒送给邻州邻郡的官员，邻州邻郡的官员回赠以公酒，都是可以的。因为公酒还是公用，并没损公肥私。

倘若官员要把公酒占为己有，那就会受到严惩。宋朝治平元年(1064年)，与苏舜钦同时代的凤翔府知府陈希亮也在公酒问题上摔了个大跟头。陈希亮是苏东坡的挚友，为官30余年官声颇佳，不论是在地方还是京城为官，从不考虑个人的祸福进退，为平民百姓称颂。在凤翔府知府任上，陈希亮因将他州馈送的公使酒据为私有，虽有自首情节仍无转圜余地，坐赃去职，抑郁而歿。

可见，宋代对私用公酒不是一般地严厉。

小村深处正芳华

◎李河新(河南平顶山)

一夜间，酣睡一冬的大地，悄悄睁开了惺忪的眼睛，披着散发的蒲公英、荠荠菜，不间断挠着大地的耳朵。麦地里的喜鹊轻盈一跃，唤醒了整个春天。

“孩儿，回来了，两天不见，想你呀！”将大妈穿着花棉袄，骑着电动车来到村委院。

“大妈，身体还好吧！”

满头银发的她趴到我的耳旁说：“傻孩子，回村扶贫也不应一声，中午回家吃饺子吧！”

小鸟可是田野里的天才歌手。这些小精灵，敏锐地捕捉到春的气息，在院子里飞来飞去。老徐哥家的杏树扑簌簌落下花瓣，大地一片缤纷。

乡里召开农村路域环境治理大会，全面提升路域人居环境。西羊石、孙义、邓寨、湖里王等三十六个村一早就醒了。驻村工作队和村两委会成员带领保洁员，穿着红马甲，上路打扫卫生。

耀眼的春色染绿了土地的肌肤，也染绿了乡村的眼睛。春风点燃了庄稼人的热情，于是，村里人扛着农具不约而同走向麦地、菜院、沙河、果园……

“老李，这是去哪里？”八十四岁的张太颤巍巍在自留地里除草，干瘪的脸上布满了皱纹。

“叔，去村里新办的电子厂瞧瞧！”我一边回答一边嘱咐大叔别累着。

村里新建的文化广场旁，是大片的油菜花地，绽开的花朵干净、纯粹而不招摇。最近一段时间，新当选的村两委会成员在党支部书记徐新春带领下，干得热火朝天。忙起来，村文书春奇关了自家的蛋糕房。下午树苗拉到村里，接近晚饭时间，村干部和驻村工作队带领保洁员、党员开展植树造林，在村北的小路旁共植女贞树一百多棵，每个人的脸上都流淌着汗水，心里憧憬着明年。

“咱两个在学校，整整三年，相处之间，无话不谈。”小天哥家的院子里，脱贫后的老徐拉着二胡抑扬顿挫，和年轻时一起走南闯北的张巧、老白一起享受着天伦之乐。身处农家，不容你错过这样欢喜的春意盛事。沉浸在这种虚虚实实的戏声中，整个身躯仿佛被一种无形的力量架空，神智随着这绝美的大自然旋律翩飞起舞，如痴如醉。

夜幕降临，我捡起儿时旧梦，看书、写作。我想，只因为冬日的那场雪，才有来年的春暖花开。今夜，就让风儿寻找它的伴侣，花蕾轻绽，鱼儿在水中嬉戏，我的梦境里，还有小桥流水和那炊烟升起。

